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娵廣隆殷之業大姙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傅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

國家圖書館藏

文伯於奉勑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
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毋儀于政緝之於前元凱編
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
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
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
王猷天下之善是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
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頂謂之曰辛君
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
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
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
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
芝卒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
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
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
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
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
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
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

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舩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慮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選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貌寢雖少警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

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
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羸睡耳吾恐卯破雪
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
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
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
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
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
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
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
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
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
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
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
謂渾中弟淪也婦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去時有兵家
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
與群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
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
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

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

鄭袤妻曹氏譙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嫡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群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資初孫氏寢于黎陽及袤薨羣議者以父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何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凡筵親執應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是無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行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抜劒距屬曰吾本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

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歸終有庶子沉生命無乏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妻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太雪湛氏乃撤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罵曰賊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

輩迸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又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甫數歲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

董逌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甫數歲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

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
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譚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
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
又謂譚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譚卽以子楚
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章紫綬譚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
謚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
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
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
饌其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
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
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
顗及嵩謨而顗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
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
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顗
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
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
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

周顗母李氏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

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
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毋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
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
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
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
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
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
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
力窮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
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
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
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
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
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擒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丑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

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頊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懷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廻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龍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參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葬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欽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媒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初桓玄常推重桓而劉邁毀之桓知深自惋失及劉
裕將建義與桓定謀桓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
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
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
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在堂欲建非常之謀
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吳官中奉養大家義無
歸志也桓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桓坐云觀君舉厝
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
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
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

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素
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
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桓遂得數十
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牽
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
裕謀而劉氏窺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
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罷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
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宮母明矣既抓

以下另如一卷大載記

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雖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大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毋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鶉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鶉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愼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天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賊之過聰覽

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辭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貌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楊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闔父仇不同天毋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毋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娶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而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

不兩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誄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凡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汙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經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嘗手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虞壹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

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符堅妾張氏

符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

雞夜鳴者不利行師大群噪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群犬大噪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罷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

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姧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罷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畦邃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

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

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責女與呂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乃自殺于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藏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賛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妻子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窺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七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

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毋子命懸人手柰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氊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斯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薦之以劉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騖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僞纂之妃捐生匪吝

宗幸抗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實踐義途
匪因教至餐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棻
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劒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楊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娩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
風霜譽流邦國彤管垂訓清芬靡忒

列傳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吳氏西爽堂校刻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於色或閉戸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
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充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甲伏
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
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
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
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
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
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
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
更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
政召爲參軍籍固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
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
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
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
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
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
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

禽獸之言

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illegible]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

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
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
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
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
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
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
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
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
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
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
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
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
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無窮則少稱鄉
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
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炙
不敢離縫隙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炙
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

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凱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縣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琥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咸疾之出

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
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
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
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
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
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
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
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群行冒熱渴甚逆旅
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
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
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
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
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
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
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
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
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
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
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

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
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於倉垣時年三十
子宇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
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遂髮
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
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
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
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
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
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
以今王葙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
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燔火不息正應端拱啸詠以
樂當年耳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
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
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
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
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
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婁與同行升車乃

此法下作太
聖史筆

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
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固求下車
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
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
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
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
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
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
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
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

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
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
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
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
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
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
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
樹則社亾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過便
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

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
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没當見
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
吾亦聞之但未知其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
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
於屠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
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
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
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
扶搖上征翕然奮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
鷽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
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
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
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放少與孚
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
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

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
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
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
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
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
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
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以其
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
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
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
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
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
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
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
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
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秘書
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
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
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

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說既畢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有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埜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攻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秘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弥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
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
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
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
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
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
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
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秘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
子弥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
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
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
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
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
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
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
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
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
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

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
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
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
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
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渕
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
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
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
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
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
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
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
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故
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
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

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常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糟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麯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熱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

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駙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參酒遷揚武將軍湖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棄壁輒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鯛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典兵郡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爲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輒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厩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

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有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飢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煑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後曼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

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亾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寄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飢荒尼不得食乃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辯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所進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問寒而不召越固問其

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榱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

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竄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絶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康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恰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萹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厭德憑虛其性不羈斯風誰虧王政

列傳第十九　晉書四十九　吳氏西爽堂校刻

列傳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御撰

唐太宗文皇帝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義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訓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跡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縣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遐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翹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

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
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
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
邑傾淪朝化所單江外而已賒貢之禮於茲殆絕殊
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簡
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倭人　裨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
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
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繡以金銀飾
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
婦人妒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
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槨無棺
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
馬及貂狗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
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
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
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
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

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户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户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國中有所謂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讙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鬬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群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

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愼氏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

續毛以爲布有樹名雚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焉南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主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裙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歸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古遠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古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褥雜錦罽縣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哃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

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
通好今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
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
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
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治之
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
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
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
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
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
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
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
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
不淫不妒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娶重者族滅其
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
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
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
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

國去神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
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群國去莫汗又五百
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
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
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
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彭加
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谷渾　馬耆國　龜茲國
　　吐延　大宛國　康居國　大秦國
　　葉延　辟夷
　　視羅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兄涉歸分部落一千
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闘廆恐
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今馬闘吐谷渾
曰馬爲畜耳闘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當去汝
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那樓
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
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廆也理無並大今因
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
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
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
事也遂止解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

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粮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冪離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氂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群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

竪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鱠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氷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

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霊請曰辟
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群下入覲遂
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
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
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
連曰吾禍臧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
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
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遍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
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
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
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
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
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
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
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
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
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
禮付之將來臨終詔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
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

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
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
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
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
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
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
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罷涸已西
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
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

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
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
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
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
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
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
歸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
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
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愞弱耽酒淫
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

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罷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漠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群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

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踰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于貴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栢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群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

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符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髯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隊死者馬生出斂其善市買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顒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太宛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柂

栝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尸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喧暖無

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
爲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升
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其
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
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
二年范逸死奴篡位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
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之曰鯉
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
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逕
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
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
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己者納之不從者絕
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
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
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
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眞以覽尸祭天鏟
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
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
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

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佑較太半又伐船調抱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絶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眞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眞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眞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船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泝海

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襲之混潰舉国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焉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笨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遣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宣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縣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户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驟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

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汾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寨外匈奴大水寨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寨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入寇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

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慱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眞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

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土窴殺
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
攻破二郡自此已後比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頗有
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
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
東越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
最盛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喜其節處之中壤歷年
新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
前迷廣關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
新降接帳連鞬充郊掩甸既而沸唇成俗鳴鏑爲群
振鷺鄉而捍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
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末環皇紀坐傾都邑黎元
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
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
疎政啟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惠
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
遽天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
新衆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荊視連蒸蒸光

奉先之義視罷矯矯蘊經時之略浴于童幼早擅英
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
渾魔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
魔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
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
信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群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
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
頹運克昌其緒實資忠訓

列傳卷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西爽堂吳氏校刻

列傳第六十八　晉書九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
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
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
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
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故不肯持美人悲
懼失色而敦愀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

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自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還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

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

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

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奔敦遣武昌太守
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
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既而侃爲弢將
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
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
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
南奔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
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
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
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
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
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
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
命開建正業繼以文帝之賢篡承洪緒清虛玄默擬
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
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
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
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

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户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

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侮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恩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邇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

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暢臣微懷
云導頃見踈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
惟導身而已群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
下亦愛忘其短言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
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
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
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
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
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
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

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
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
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
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
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
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
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
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
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

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
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
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
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
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
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彊兵群從貴顯威
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
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
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
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
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
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
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
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
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
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
下邪佞諂媚諸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
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
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已來

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
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
割配皆充隗軍臣前來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
犯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
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救
剌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
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絶
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
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
軍延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隘進人退士高下在
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韶弘恭石顯未足
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群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
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
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
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
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
慶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
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尅悟不失大
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

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曰
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
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
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
飛散不覺胷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
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柰何棄忽忠言遂信姦
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
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
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
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
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
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
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
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
弘諸將與敦戰王帥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
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
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
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
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

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
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
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愷督河北諸軍事
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
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
太常應詹拜授加黄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
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
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
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
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
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立顯位
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瑶鄧嶽周撫李恒謝雍
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
起管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
知其禍敢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
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
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
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太事我
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

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
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
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
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
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
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騕問疾時帝
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
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
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
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

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
居心夷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
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
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
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
後刼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
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
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彝
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
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

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
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
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羇背賢任惡錢鳳暨子專
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
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
不過王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
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
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秦
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
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

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
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
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
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
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芟
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
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
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賞布五
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忠氣平厚識經邦王前將軍周

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
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弍王
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
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
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
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
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
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
與宿衛同列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
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
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
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
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
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
溫嶠以誅奸臣爲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
承大將軍困篤緜緜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
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
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
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
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

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擬群賢忠義之心抑奸細
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大
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
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王安期亦不足作佳少
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
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
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
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
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
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
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
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
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閭於
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
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殘力非徒
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
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爲六
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
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
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

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漸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炟也含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干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鳳等至京師

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幷東

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蘓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于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宮刑後

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踈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illegible]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

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歸與敦別因歌曰徂風厲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王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祜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祜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祜曰不然今忠與順未有不一者也今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已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耳

豈同於往年乎是以彊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知也賊之黨類猶有其罪與之更始況見幾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賢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干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尒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應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翦成王庾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慢嚴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殘力用能運茲廟筭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而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

周旋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
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
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
温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
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
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督堅勸勢
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温停蜀
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
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爲參
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
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
公及石季龍死温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
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
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殫年
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
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
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温所廢將謀遷之又欲以騶虞
幡住温軍内外嚻嚻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
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即迴軍遵鎮上疏曰
臣近輒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覆撫軍大將

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
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
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
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
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
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
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
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
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
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群
下方寄會通於群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
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
於胷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
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氷消大事垂定晉之遺
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
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
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
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
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
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

秦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
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
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
符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
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趙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
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
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破雄遂踰嶺
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
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特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
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
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
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
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
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
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
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
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雖溫於
是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
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
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

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黃城討蠻賊文廬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

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也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略光復舊京彊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悠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矜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

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
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蠖屈以待龍甲之會
潛蟠以俟風雲之期盖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
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
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
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
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
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
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
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

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
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
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
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
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
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
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
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
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
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

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奬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辟復率舟軍進令肥加楊州牧鎮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群凶掃平禍亂當竭蹶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爲離宮省二十餘載鞬橐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遥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鄣彌廣加疆鑾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

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踈鈍並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讌惟下七莫

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

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
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
衆八萬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
眞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眞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
開石門軍粮竭盡温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
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
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歸罪於眞表廢
爲庶人眞怨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
暐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
會温于徐中詔以温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
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温辭
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
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行役既久又兼
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表眞病死其將朱輔立
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暐符堅並遣軍援瑾温使督護
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瑤等與戰
於武丘破之温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婁城固守
温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
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温遣桓伊
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

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劒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申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一國祚痛子之閒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茹執詔曰夫乾

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
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夷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
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令
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
萬世允進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本京都
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道侍中王坦之徵溫入
相增邑爲萬户又辭詔以西府經表眞事故軍用不
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
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
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
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
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諒霍光咎
嗣鳴嗟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
賢時舉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
幼君外禦彊寇實群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
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
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
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末及奏而帝崩
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

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
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
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勑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今荅表
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
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
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
詔曰公勳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勑
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於道側當時豫有
位望者咸戰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
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

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
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
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
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涓
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溫疑而害
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
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
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
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
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

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
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
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
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三百里賜
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問溫
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
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溫六子熙濟韻楫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
弱使冲領其衆及溫病熙與叔秘謀殺冲冲知之徙
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
爵臨賀公褘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
藩爲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荊益寧秦梁五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
將軍開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
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
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
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無常兒溫
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
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

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

列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無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

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
跌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
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
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太元
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
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
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
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
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
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
竊弼之寇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耻載雪飲馬灞滻
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
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
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
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
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
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
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明也
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
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

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岳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荊楚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荊楚之衆順流而行推王為盟

主傑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
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
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
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荊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
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
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
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
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
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
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

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
換易乃各廻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
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
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
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
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
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
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
佺期兄弟尪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已害苦禁之於是
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

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憚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邁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令親率戎旅遲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污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巴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會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

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

重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叁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已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廻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縶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楊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

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成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遂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邈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邈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凡俸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玄讓永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增班劒爲六十人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讀奏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録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賢君子之道粗備

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飢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採招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已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內

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
郎將荆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
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玄所親伏唯偉偉既死玄乃
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
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辭司解
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
開府録尚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
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
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
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

爲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
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
而策授焉玄屢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乘
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
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刁逵爲中領軍王嘏爲太
常殷仲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
人爲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
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襄陽該於襄陽
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桓
軍庾彬安西衆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等謀爲內應

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仄爲名南蠻校尉牟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過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眞等玄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靡獲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無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井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廻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浦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迭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舅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宮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覺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偽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築位以玄壯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桓

爲文告天皇后帝晉帝欽若昌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金聖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鼎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廊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袂救濟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

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
基德漸有由夕惕祗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
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良
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
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
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
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
聖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
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
之會用獲除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曆

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
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今典遂升壇燎于南
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頒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
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
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徙設空
文無其實也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
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
之歲其兆號不祥宜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
作賓有自來矣爰既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曆數
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

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卽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醴陵縣王贈沖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尚書沖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允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禕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謐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桓謙母庾氏爲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於其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

五色羽葆旒蘇群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
僊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
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
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
德壬辰臘于祖改尚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
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
也尚書荅春蒐字誤爲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
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
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
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

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
關令廻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群臣
散騎常待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
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
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
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
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
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
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
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

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毋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釋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猨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讙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楊豫徐兗青無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敗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

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
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
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
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
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
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
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赴援諸
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
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
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
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
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
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荅直以策指天而
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麄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
抱玄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
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
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
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
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
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

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
授并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
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躭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
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
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脩舟師曾未三旬
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
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
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
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
遠近所服遂掃平荊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

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
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
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
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
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
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符堅爲符詔耳
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
勑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
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
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

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溢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敬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

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垂阻制令不行
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
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荆州別駕王康産奉帝入南
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
使其從孫祐之率軍費恬送弟瑾喪葬江陵有衆二
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
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壁人丁仙
期萬蓋等以身蔽玄金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
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
導與之乃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

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濮等五級庾
顗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
市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
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鷄化
爲雄八十日而冠荽矣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
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謡云長干巷巷長
千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
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
沮中爲玄舉哀立喪庭僞謚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
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

譙于馬頭桓蔚于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楊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權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僞武賁中郎温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

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符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湞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僞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章斬僞零陵大守劉叔祖桓亮符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荊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符
振宇道金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荆州以振爲揚武將
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横見黜及玄之敗也桓
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
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
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
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
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玄死大
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群臣辭以楚祚
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
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帝侍
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
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
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嘗於江津
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温楷於柞溪進屯
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
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收績振追奔過宗之
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
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
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湏城復襲江陵荆州

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内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白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惠於荆楚懽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寧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宜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于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

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
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
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
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北

鮮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
之乃置謙于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
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召募百姓感沖
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illegible]

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
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甚相賞
殷仲文南蠻校尉覬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

殷仲文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
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為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遊及
玄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
決之後玄將為篡亂以範之為丹陽尹範之與殷仲
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為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

以範之爲侍中班劒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卽範之文也玄旣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敖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以範之爲尚書僕射玄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般仲文

般仲文南蠻校尉覬之第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咨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佈森都投焉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無於王卞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記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簒位入宮其牀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勳賞厚自封崇與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

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
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
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
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
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
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置極法以判忠邪會鎮
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
三驅於太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縶維子時皇

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僶俛從事自同今
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
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
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
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
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
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
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
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

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醨醬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祿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幺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亮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傳第六十九　晉書九十九

[illegible]

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楊州廻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

享鴻名允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幺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憑賊世載凶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
遷鼎憑威縱慝違天害人覆宗殄國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
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簒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
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
欲腐敗而不漕運今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
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
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
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
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
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
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
剋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
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
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
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

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
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
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梃立雄畧從橫擢奇
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
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
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遊
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
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
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
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
幾力王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
惟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
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
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
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
軍郡守榮等僞從之敏爲息聚卓女遂相爲表裏揚
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
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
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
越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已爲都

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録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絶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耻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遥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絶軌遠度諸賢猶

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闕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屠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令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九才無遠畧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遣楊州刺史劉機率遠將軍衛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

起相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
者誅三族氏角爲內應廣先勤兵在朱雀橋陳兵水
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
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軍騎東奔至
江乘爲義兵所斬毋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
金殺敏諸弟無遺焉

論曰一旦難作王東阼處無章不爲英劉所宜干
王氏雖非元謀思顧圖身策以幹嘉功卒無
支部率皆同志今日相逢並爲異域會
多共所聞聽書載焉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錡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絶人
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衆軍歷奉容
今至南繼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末嘉之亂荆
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
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
曾心自不安潛謀圖之乃單身屈節以事於亢弗

之覺甚信任之會荆州賊王沖自號荆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會會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會白亢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沖之兵亢遣精騎出距沖城中空虛會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會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愬帝遣第五倚爲安南將軍荆州刺史會迎倚於襄陽爲兄子娶倚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會有輕會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會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會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會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會鹵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會爲外援不從侃言會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爲荆州刺史會距之廙使將朱軌誘擊會皆爲會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討潛遣人線山開道出會不意以襲之會衆潰其將馬儁

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徹皆乞曾以復冤於是斬曾而昌徹齊其肉而噉之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為符節令父聆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寔碩等數萬家布在荊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畴寔撫等復擾湘州衆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畴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仕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為因率衆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

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之
前後數十戰弦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弦乃
遣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黨流移在於荆
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
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
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
思算不經遠力不階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
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
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
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觀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
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
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縢末文張休豫
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
讒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
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
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
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
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遍向義
之夫以爲叛逆之虜蹴思舍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
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喜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

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也貫於神明西州人士
卿粗悉之耳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
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
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衢進宜
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
有餘裕乎望卿騰吾變令時逵盟府遣大使光臨使
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
綱爲一匡於聖世使吾厠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
於閭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
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冀

李雄之逋寇脩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
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遂州寒士與
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願吾
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降足下
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願
顯十餘萬口亦勞瘁於鑿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
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
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發書并上言曰發益
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無美往因使流寓
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翊

略良善歿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
會驤攻燒南平歿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
其素望遂相憑結論歿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
湘川實歿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歿今書
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
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
錄功也詹窮謂今者當圯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
射鉤之誅晉貰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
匡之美舉況歿等素無斯徑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
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

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
王運受歿降宣詔書大赦尼諸反逆一皆除之加歿
巴東監軍歿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歿不
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爲奇兵
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鄧攀
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
降侃衆黨散潰歿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
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

擊破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遂與
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
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過害
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
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
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部
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萬幽追之及於廬陵機
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
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
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
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
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
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
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
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
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刺史碩
聞而遣子矦候機於爵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
當相收考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
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譖以
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

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住爵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過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粮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卽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皇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皇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嘗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

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喈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自以名輩不後郄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

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赴京都矯
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
之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
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內應
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
于晥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徂復遣將軍甘苗
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峯滕率衆出降約
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
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
所以斬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
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
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
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
第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
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
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
胡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
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
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屐
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必恐爲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廻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郄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

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

害己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叅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疫兎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叅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

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彰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録尚書事許柳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兼爲西陽王太宰録尚書事羕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尅由是義衆沮衂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

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愞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慶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閎與慶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籍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管商之降也餘者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車自

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掠
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
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閟率銳兵追之
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
步戟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
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列傳第七十　晉書一百　御撰

唐太宗文皇帝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頠魏玄菟太守武帝
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
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
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
萊之恢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爲長史栢根死聚
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群賊彌多權略
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乞馬迅捷膂力過

人青上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尅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輙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

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

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舉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應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

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豎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怒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疑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疑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息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籍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訴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殺彌并其衆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

卜言應當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
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
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上號曰壬午
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
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
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
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
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
於安陸縣石嶕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
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
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
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
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杖據有江
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沉
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
置百官沈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
弟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嶕中作
宮殿又於嶕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腹
衆鳥群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
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

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
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
沔間一時焱起竪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
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撍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
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不從昌以
三公位徵之傴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
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
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傴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
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
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

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
據宛助平南將軍牟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
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
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
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
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牟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
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
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
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桀小
人而無禁制但以刼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

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聚軍
前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
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
納降萬計昌及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
京師同黨金夷三族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
諸流人有詔企遭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
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

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
擊如戰于湨陽雖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
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
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
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
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
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
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
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鷄
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

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刼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劒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人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

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刼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巳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人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

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秦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遁于海衆聞秦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環吳興丘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義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傭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鬬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沒於水

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
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
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
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
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
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
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
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
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
朝廷大震遣寇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
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
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明年
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
滬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
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沿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
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
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
劉裕與劉敬宣弁軍踵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
是漸衰弱復泝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
滬瀆恩遂遠遁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

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復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

失既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
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
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
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
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
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
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
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
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
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
請并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
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遝至
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
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
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虜
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
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
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有敗績
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
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

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壽陽裕先遣辭率追討自統大衆既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虡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皦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氏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遏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璠於涪城城陷璠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城都遣參軍王瓊率三

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
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緜竹明子設
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
開城以納縱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
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
稱戎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
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
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
朔將軍威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
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禽難其人齡石資名素
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減喜裕妻弟也位出
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浩
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
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
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
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
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浩令重
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
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
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浩軍復來難爲敵

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尾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躭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劒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躭於越巂追殺之躭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墻毒痡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

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荊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倔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婦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卣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隙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憑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爲鬼爲蜮縱竊崐峨旋至顛踣終

晉書八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張軌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耀靈伯父祚 祚弟玄靚 靚弟天錫 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爲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蔡善和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衞將軍楊珧辟爲掾除

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
陰圖據河西簒之遇泰之觀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
於是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禦遠永寧初出爲
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
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
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
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
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
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
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
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趙戶號
哭嘔血而欲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
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
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
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
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
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
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
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
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

霸者出馬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遷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篡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麤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

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
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
車之勢軌別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
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
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
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
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
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
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
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

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
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寔思斂
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
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
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
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寔
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
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
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克國
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

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涖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富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搔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委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法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顒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勳

獻馬五百匹絁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
都督隴右諸軍事封覇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
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
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
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
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敏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
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
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
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
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
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歎
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
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
武威太守張璜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
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斐苞東羌校尉賈與據
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权與曹祛餘黨麴儒等
劫前福祿今麴恪爲主執太守趙衰東應斐苞寔迴
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
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

授固辭左司馬賈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五
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
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
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
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
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給軍索輔言
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帛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
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
匹以爲段數練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
用焚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
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
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
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大尉涼州牧西平
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遣令曰吾無德於人
今疾病彌留始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
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奢
相安遜以聰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
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

初因辭驍騎將軍請遷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
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
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
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
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
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
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儁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
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
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
趙奭上軍士張氷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稱德

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別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
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
患而比年饑旱始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
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
荅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斧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
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
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
宜偃聰塞智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
斷聖心則群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

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
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
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
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
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
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群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
以沖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
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
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
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

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
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松等雖赴國難殿而無効圍
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乾靈俯
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
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琊王
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
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琊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
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
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

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
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
不得今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
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曾尾多難是以前遣賢
寡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勑寡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
逼長安胡嵩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
遣寡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
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
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
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

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
皷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
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
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
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
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
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
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
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
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

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
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
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
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
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大興寔猶稱建興六
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
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
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厺
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
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

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
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
將陰監監遒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
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
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
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
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
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
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

在位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
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
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
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
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秦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大尉涼
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
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
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
堵基高九仞武陵人嚴舜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

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姬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
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
主簿馬舫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
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賦衆務日奢於往每所
經營輕違雅慶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
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
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
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衆軍馬岌勸茂
親征長史氾禧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
發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剩舉近才不惟國
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
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
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
石頭茂謂衆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據三秦之
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卷甲南安席卷河
外長驅而至者計將安在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
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
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
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
率勞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

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尅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illegible]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迍邅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覇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慶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禧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于枹罕駿譖群寮于閑豫

嘗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覇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衆軍王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賈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通者之變況鄯州

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
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
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
長史氾禧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建之號
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
龍改號以童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
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
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
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楊烈將軍宋輯等率衆
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
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
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
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
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
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
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閉之大悅謂其將士曰
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
懸難以持久今廣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
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久戰戰而不捷當無匹
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

千龔嚴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玆者二萬餘人而
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
奔濟河攻陷令居又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
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
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
本險阻路遥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
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
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亷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
物之謂邪駿曰每惠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
然而莫我匡者卿盡離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
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
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殺貞爲
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
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罪論群
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
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管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
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玆罪甚親不得在朝
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群寮
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
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

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群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繈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我臣竊以爲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撼於南氐楊初淳因說曰南氐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捲三秦東請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

天下畏威令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
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
隸校尉景審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
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審謂淳曰卿體大暑
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厚梓
宮未反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
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所了者則淳
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
我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賢
主英名蓋世士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
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
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
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
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
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
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過表後皆達京師朝廷
嘉之駁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越進曰
臣未見其可駁問其故越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
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
不行矣駁屬几以客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

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
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
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
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
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
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
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
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
於晉而不行中興政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
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
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
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
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
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
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
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
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
宋輯魏基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
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卒晏告急駿使
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

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衛石門候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彊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莅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

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

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
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
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
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凉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
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
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
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
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
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鴟目有年東
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皷翼四夷諠譁向義之

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
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
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
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
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
縱橫之利懷若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
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
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揚慓悍臣
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
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

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
參軍陳寓從事徐虓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
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
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
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
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
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禆
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
十私謚曰交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子嘉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敏少言笑
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
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敕其境內尊其母嚴
氏爲大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
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
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犯不輟金
城太守張沖降於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婦境內使
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
牧府相司馬張narrow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
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
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

不愼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illegible]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大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大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城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

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
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
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
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
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
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
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
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
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
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

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
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
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
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
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
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
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
罕眞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
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
之艾乘軺車冠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

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儒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琪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因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卻宜委以推戡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還日風爲號令令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眞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餘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

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幾開延英乂夙夜乾乾
勉於庶政自頃內外鄙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
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已引納詢訪政事比
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
見務注情於綦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
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
惶忘寢與食也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
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廷延納直言周爰五美
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
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
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華
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為符雄所破奔重華重
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
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符健健遣符碩禦之戰于
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
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
攻秦州尅之遣使上疏曰秦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
侮亡觀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
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
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

不及聽受之末猛將應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
孤憤義傷彈劒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
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
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
王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卑鮮矣臺加慕容皝燕
王今甫受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勳有功忠義之臣乎
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勤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
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
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
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
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
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賢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
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之
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賢公爲王
者設賢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
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
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群小游戲屢出
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
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慷慨九泉殿下遭

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
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機
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
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
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
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
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
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
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
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
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
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
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
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
咸賦糯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
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

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
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
受晉禪天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
喪亂華裔無主群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
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
獲已勉從群議待埽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
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
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
崇曾祖軏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
爲文王弟重藝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
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
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
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
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
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
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
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
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
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係大涼義兵所以

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
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乘負乘致寇
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
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
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
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
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
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
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符健其國中五
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

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
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
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狥三軍乃發
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
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
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
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
瓘趙長張璹等懼罪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
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

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劒殿上大呼令左右效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鬬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詵祚二子以張瓌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瓌先欲征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瓌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敏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敏曰張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瓌綝將從之瓌遣弟琚領大衆征綝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瓌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瓌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瓌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瓌盡夷其屬玄

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
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
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
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滛縱又通馬氏樹黨專
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
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
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
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
肅曰廋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
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
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
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
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
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
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
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
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劒自刎而死於是
悉誅邕黨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
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

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
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
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
九年私謚曰冲公孝武帝聞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
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以國人立之自號大將
軍校尉凉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奉章請命幷送
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
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
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遠近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

上疏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
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
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
吏逢颸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
庶無遺漏矣羌蕃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
背符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爲監前
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
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
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符
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欻者十二三天錫

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
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
色不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
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
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已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
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
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
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
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
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赴六年夏誓

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幷送
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
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
日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
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
太元元年符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
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徐
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曰
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
辛童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

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為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歩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翟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篡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安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符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符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管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負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叔迹登朝先祀踰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莫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甚甜井鴟鴞華響乳酪養性人無妒心後形神昏衰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盧江太守本官如故

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惟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運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賓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蔭傾冢嗣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讐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河濆歸誠晉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緜遠國亦完富杖順爲基蓋天所祐

列傳第五十六　晉書八十六　西爽堂吳氏校刻

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惟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illegible]之佳俎賦絕或之深賣振耀遐荒良由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以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

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

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幷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幷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鴦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仗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

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矟槊折執刀戰不已季龍
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鄴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
力極而後被執城内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
安内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
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
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
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
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宵從出見季龍
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
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
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着
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
鴦亦遇鴆死惟末杯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
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
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
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
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
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闌復聚兵與季龍
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杯之子勤鴆集胡羯得舊

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
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而與而奉龍逸相侵涼遂兵不息竟爲李龍所攻
界遂水然所寇胡晉可三萬餘家逆兵四五萬餘
位號仍有遂西之地而且仍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
相就陸眷之孫遂立自稱有聖已後值晉喪亂自稱
爲亦遇鳩死惟末林存焉父死弟子立子死其後從
朝服持晉節經半國中謀桂四軍爲主車霧攻害文
兄弟李龍逆而拜之四軍所殺宜又不爲勒勒常善
不能死又不能爲戎敵也勒又李龍素與四軍結爲

列傳第五十七　晉書八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
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
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
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
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
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
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

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謂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衆縣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麐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凉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柰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凡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

遣縣胡嗣縣見嗣啗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
務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縣及司馬尹
建興等迎戰破之玄盛素與嗣善結爲
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
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
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
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
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於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
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
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
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翕曰涼景公父昶涼簡
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
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
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張林爲
太府主簿宋繇張謐爲從事中郎縣加折衝將軍謐
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
將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
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
趙開爲驊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
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

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邅蒙塵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荊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覺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

世之業志匡時難尅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
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
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
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
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
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
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
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群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
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
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
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
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
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荊楚替
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
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
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
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
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

邊風雲荷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辭細以稽大務輒順群議亡身即事轅翦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于九壤翩命灰身隕越慷慨既玄盛謂群寮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毋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冗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過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蕃胡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

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
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勑誡所益也汝
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
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
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
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
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
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
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
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

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
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
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
念觀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
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
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
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涖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
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
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
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

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襄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僻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符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縻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群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遥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戎虜平庶攘災穢而點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

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遷荏苒三年撫劒歎憤以日
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
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楊旌秦川承望詔旨盡
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迴遠勑寇未除當須鎮
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
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
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
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紘攝崐裔輯寧殊
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
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
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
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既而蒙
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
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兎白雀白雉白鳩皆
棲其園圃其群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雕而
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
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
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
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
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

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剋以
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
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
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實略易通寓
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棁菽
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
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
圍以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群雄
所奉遂啓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
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僻檀入據姑
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
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
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
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
經蔑玄冕於朱門美漆園之傲坐尚漁父於滄浪善
沮溺之耦耕穢鵷鸞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
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領奇秀木之凌
霜挺修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遥遥以遠寄想
四老之暉光將戢縶榮於常衡控雲轡而高驤攀瓊

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
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
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
謝慙德於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
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
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夔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紳淪
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於
高木廻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

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
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
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
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懞邈靡依而靡仰求欲
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
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
弱水以建基躡崐墟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
於峻峰崇崖嶢嶫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嶔岑榛
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鴞鵄群吟挺非我以爲
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

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儁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脫梏而纓蕤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群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荊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

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岷嶓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群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巴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飧而忘寐表畧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

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慨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
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
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
生勿令居人之土專騎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
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
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
不生楸槐植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
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
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
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
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諡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
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
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
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
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
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
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
渠蒙遜追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
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

三萬設伏于葱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
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
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
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
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
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
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
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
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
怨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
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
誡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
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
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
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
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
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
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
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
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

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陷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陛下親仁善隣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農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儁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

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來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來緜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緜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濡澗蒙遜自浩舉來距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爰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奔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麤峻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還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

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
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
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
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
於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
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
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亳垂
統本吞鷺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繙
武旗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
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倍三分而奉
順若乃詩歌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
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洊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簣創
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
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
矣
贊曰武昭英敏忠勇覇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
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不基克昌來裔